

孩子，站到天使這一邊

文／簡世明(國小教師)

那一年的夏天我在埔里的中輟生之家第一次遇到他，瘦小的身子，習慣四下張望，透露著慧黠的眼神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他是隔代教養「家庭功能失調」的孩子。聽說他逃學四處遊蕩。逃，可是逃避自己的遭遇，逃避不願面對的人生？終於逃進了中輟生之家。

在我教導他們學騎獨輪車的過程中，這小子學得可快了，沒多久就已經可以騎在車上向同儕炫耀。最後一次上課的時候，他對著我大聲說：「教練，我會練成更多技巧，下次見面再表演給你！」

輔育院少年殘酷的人生

下一次見面竟如此迅速，讓人難以預料。一年後，我應邀到少年輔育院教獨輪車。遠遠的我就認出他來了。才一年的時光，應該上國中一年級的孩子，卻因為「慣竊」的罪名再一次的在人生的戰場上退卻，逃到輔育院來。

正尷尬的想著該如何招呼呢？他大聲的喊起來：「教練！教練！是我啊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真誠而熱情的呼喊，反而讓我更是感慨。

所謂「輔育院」，事實上就是少年監獄。進去時要全身搜索，院區門禁森嚴，處處都有監視器。院中的教誨師說：「簡老師，看到我們如此嚴厲，也許你會心生不忍。但這些孩子所犯下的罪行，很多都是重傷害、殺人未遂的啊！」

我真的很不忍。這些孩子與你我的小孩有何不同？但這些孩子，被逼得無處可逃的時候，唯一能做的便是反擊，毀滅週遭的壓力源，然後毀滅自己。

如果社會有一個機制，拉著他們站過來，向著善的一邊靠攏，也許，背負著的包袱得以

放下，也許他們也會有更光明的期望！

我不再到輔育院等矯正獄所教車了。原諒我的膽怯，那裡雖然陽光閃耀，卻不能讓人心生溫暖，反而令人感覺悲涼。

關鍵時刻許他一個希望

轉移戰場，這次我溯流而上，找到源頭的地方，到鄰近縣市各國中教獨輪車。專教偏遠的，弱勢的，不想上學的孩子。

上一次獨輪車賽，某國中得到很好的成績。這些孩子回到學校受到英雄式的歡迎，在公開表揚的儀式中歡欣鼓舞的跳躍；然後他們告訴我這是人生第一次的榮耀！

我大聲稱讚：「你們做得好！這證明你們是行的，只要願意，沒什麼可以阻擋你！」

我說：「你們知道嗎，憑著金牌的光環，可以投考『戲曲學校』。學雜費全免，供吃供住，有學歷、專長還有零用金。還有，你們的體能如此傑出，可以投考軍校、士校當個專管阿兵哥的士官長，薪水也不低！」當然他們還是會推托：「免想啦！我們怎麼考得上。」不過再一次上課時，有一位孩子偷偷靠過來在我耳邊說：「教練，上一次你說的士校，要怎樣報名？」

這一次換成我歡欣鼓舞、雀躍不已了。

已經八、九年了，寒暑假時我一直努力的在各校的校園中遊走，一直「看著」這些孩子，陪著他們。

因為我有一個小小的心願。努力拉著他們站到天使這一邊來！

